

隆景從開城還國都明兵追及據明史蓋李如柏也隆景望見曰彼多騎兵我唯射馬馬斃而徒步手縛之於是箭丸亂發敵馬多斃乃擊却之毛利家記

征韓諸將或獲珍異而竒編祕籍竟無所獲據西厓集李貽出奔亂民入城焚掠所謂文武樓弘文館藏書春秋館歷代實錄他庫所藏前代史草羨政院日記皆灰燼觀此則朝鮮記載之不傳亦有故也清人王士禎曰華川郭宛委宗昌嘗從遼左得倭帥豐臣書一紙書間行草古雅蒼勁有晉唐風是朝鮮破後求其典籍之書也香祖筆記當時諸將多

賜豐臣氏則所謂豐臣者非太閣也唯其求典籍者蓋諸將中之好學者而逸其名惜哉

太閣巡視名古屋諸營一營扁曰朧月夜蓋取古人歌詞也問其主則曰野間藤六太閣引歌詞戲之曰汝患無席邪乃賜席及米其風趣如此備前老人物語清正在朝鮮薩人梅北入肥後而叛勢甚鴻張清正留守堺某度力不敵乃詐降迎之入城給曰臣請獻壽乃出婦女侑飲梅北意解堺伺間刺殺之左右挺刀將擊堺堺瞋目叱曰汝等病狂乎梅北賊也吾既誅之汝等不從我則太閤震怒汝等菹醢

矣衆然之。乃俱擊餘黨平之。清正聞而感賞。後授之六千石。詒碎玉

明人王志堅觀馮生所藏倭王錦袍歌曰。馮生示我倭錦袍。腥風凜凜寒髮毛。天吳紫鳳恍惚是水底
鮫人親自繡。倭王昔日乘潮入箕子城頭鬼夜泣
道旁瓦礫青珊瑚。茫茫乘草人膏濕。休徒暫住釜
山鳩帳下健兒弄餘武。鼎烹壯士似孤雛。稍掛嬰
兒作旋舞。二句傳聞之說殊為謬妄何人東征擁貔貅。前茅初度遼海頭。咄哉奉使竟不效。抱頭竄却臨淮侯。軍
中誰復探虎穴。猛士如雲皆縮舌。馮生奮髯獨決

往。丈夫生計三尺鐵。當時清正首中雄。偏師坐擁
千旗紅。葛巾直往恣談笑。一言未畢意已通。倭國
亦有天。倭人亦有心。對君指心與君語。戴天願如
滄海深。臨別殷勤重回首。西望長途酌杯酒。征袍
自解錦雲鮮。贈君剛及西風後。歸來朝事一番變
諱。却和戎盡言戰。征夫羽箭各垂腰。東南轉餉車
遙。遙兵連海外不可解。從此司農心計勞。馮生趣
駕歸田去。盡鑄腰鎌作農具。只今蹤蹤長安塵姓
名。不上論功疏茅齋。夜靜聞寒柝。聽君話舊燈花落。
君不見錢將軍。夜半提師斫陣雲。功高不賞人

所惜鼠牙雀角何紛紛世上難憑伸與屈。勸君且盡盃中物。列朝詩集馮生即馮中纓嘗使清正軍者也。龍造寺政家母嘗遣使名護屋獻群雞。太閤悅曰。雞林落吾手矣。乃厚賞之。

鎮西要略譜秀吉

諸將屠晉州。黑田長政謂衆曰。今日我先登矣。清正召飯田問之。飯田曰臣實先黑田君長政笑曰將帥先登得非我耶。清正笑而止。

譜秀吉

隆景還釜山路經高山。據三大征考蓋烏嶺也。敵兵遮路。隆景命伐谷中樹木。敵夜來襲。隆景待其稍近發銃。銃無虛發。敵駭散入谷僵樹塞路不得行。隆景追擊

大破之。

毛利家記

隆景有二壯士。曰河田。曰樁崎。樁崎好負大旗。河田以布十八端為繩。朝鮮之役見者莫不駭怖。碎玉話戶川達安。浮田氏將每曰。朝鮮人無勇。不及吾國婦人。何必多殺。備中集成因製木牌數百。授土人曰。吾不殺汝以此為符。土人大悅。此後商賈皆繫牌於頸。往來

達安營云。

秀吉譜

太閤嘗問對馬人曰。朝鮮蓄穀一囊幾斗。對曰。一石五斗為一囊。太閱曰。此甚重而不易運。吾若出師。彼之儲峙皆吾糧也已。而果然。

小西一行記

太閻既召還清正讓曰聞汝在朝鮮稱豐臣氏何其專也清正曰明使來見臣欲以此聳動外國耳至於異日之譴責則有不暇顧者矣太閻怒解謂東照公曰清正幼時我常置之膝上故彼亦倣我耳乃授名刀賜豐臣氏清正記續

明良洪範

明人畏我兵如虎明人自言之全浙朝鮮畏我兵如虎明人又言之平壤錄其佗比我兵於虎者平壤錄叙平壤之戰曰倭守牡丹臺為掎角如虎負嵎莫敢仰櫻論石星曰欲入倭營捋虎鬚觀此則行長群羊放一虎之語非夸誕也

諸將赴名護屋路經安藝東照公兵陣宮嶋上杉景勝將安田遣使曰今日行軍寡君為第二隊德川殿為第三隊公等不宜先我而陣請速避去於是兩軍忿爭事將不測景勝將藤田信吉馳而進見村越茂助曰吾欲使諸君避去固已非禮唯先後有次不得混亂而私亂之是犯法也諸君不必皆避去唯僅留景勝營地可矣且兵可進而不可退諸君欲去且進而陣焉事乃解東照公聞之遣使賞信吉之處分管窺

太閻在鎮西嘗有船夜至燈火星羅鼓聲震天太閻

遣人問之。乃池田輝政士中村運糧也。太閤壯之。
命送糧於朝鮮。適諸將乏糧。中村繇此見稱。太閤
性好豪華。一時風尚如此。

碎玉話

赤松廣秀士。田路弓力絕人。朝鮮之役。殺傷甚衆。常
追敵至堤下。有鮮兵挾一人。浸其頭於水中。其人
乃田路友衣笠也。田路乃從後斬鮮兵。扶衣笠問
狀。衣笠曰。吾揮刀斫彼。彼徑進挾我。如弄嬰兒。蓋
一國力人也。

同上

明人傳我鳥銃之妙。曰。石牆鐵壁莫不洞透。

全浙兵制傳

我刀劍之利。曰。吹毛斫鐵。

平攘錄

其所憚可見也。

征韓諸將嘗相謂曰。明人非不勇。唯其刃則鈍。其
甲則脆。故易與耳。令彼披堅甲。操利刀。吾軍殺傷
安能至此。此武夫所宜用心也。

小西行記

諸將救蔚山。吉川廣家先衆跳過。諸將繼之。遂破明
兵。清正望見曰。揭二引兩馬標者為誰。衆以廣家
答。清正曰。其勇甚偉。其器不稱。乃以馬藺徵識與

之

安西軍策

淺野幸長守蔚山。有殊功。時年二十二。太閤常稱之
曰。諺所謂鷹生鷹者也。蓋父長政長於吏務。而武
事其所短。故太閤云然。

十竹齋筆記

黑田長政嘗曰。吾

非無武功。而人不我稱者。吾父有武功也。如淺野幸長則天下皆稱其功。以其父無武功也。

武家開談

日根野備中使於朝鮮就黑田孝高借銀一百錠及還過孝高。孝高謂左右曰。向有人饋魚。煮骨以供。備中意薄其吝。已而出銀還之。孝高曰。子奉使航海。吾豈望其還銀乎。當時固以與子今奈何受之。遂不受。

常山紀談

朝鮮僧清虛受李始命總攝諸道僧兵。四溟堂集後作戰場行曰。憶昔當日水戰時。萬艇飛海如天鵝。兩兵交攻杳莫分。忍痛大聲波欲渴霜劔如林翻日色。

斬盡千頭如一髮。茫茫碧海驚魂泣。夜月寒沙照白骨。百里春林燕子飛。柳村無人鶯語滑。君不聞太平日久人心頑。放逐懈怠天亦罰。客過秋風一杖去。古寺斷碑荒草沒。清虛堂集觀太平日久數語。則宴安之弊彼深悔焉。

加賀人青地少時夢遊朝鮮。既覺奇之。乃自圖夢中所經山川。後十年有朝鮮之役。青地亦從軍至其地。則悉夢中所經也。繇此戰或有利人以為奇。

老談一言記

黑田氏兵嘗與鮮兵相搏墜溝中。遂斬之。清正等望

見嘆異。問其名於長政。長政曰。未詳。為誰。須臾其

人提首級來謁。福嶋正則謂之曰。卿宜以堀為氏。

因授名刀。其人乃稱堀平太右衛門。兵家茶話

加藤嘉明既老。或問朝鮮之事。嘉明曰。唐嶋之戰。吾

小姓

河合莊次郎

年十五六。挺身登敵艦。遇敵叢鎗中

矢沒海。吾深憫惜之。竟無他語。

常山紀談

征韓兵數。我記載其記之。而戰馬器械之數。則無所見。唯許儀俊書記之曰。戰馬五萬匹。大鋤五萬柄。斬刀十萬。長槍十萬。斧頭十萬。斫柴刀十萬。長刀五十萬。鳥銃三十萬。三尺長刀。人人在身。全浙兵制此

出於傳聞。未必悉審。而其大略可見也。

太閤病篤。遣石田三成淺野長政。收征韓兵。已而太閤薨。東照公召藤堂高虎曰。卿亦航海。協謀收軍。至暮。公再遣使曰。更有所議。請再來。過高虎。家臣答曰。寡君受命。登時解纜。使者還報。公歎曰。神速至此。太閤寵眷亦宜矣。落穗集

太閤凶聞至朝鮮。諸將將旋師。立花宗茂曰。行長遠在順天。棄之恐就擒。諸將曰。國有大故。何得滯滯。宗茂曰。使行長就擒。是辱國也。吾當駐軍同死。嶋津義弘等然之。乃遺書行長報之。與俱破明兵而

男 延年校

征韓雜志終

書征韓雜志後

神州武威之震于萬國有光余讀此篇不覺拊髀稱快當時豐公自謂吾將平定韓明奉天子駕于西土又謂以我之智行我之兵如利刀破竹大水崩沙何國不亡以是言之明人畏我如虎朝鮮畏我如虎者不亦宜乎嗟乎使豐公永年則其必平定韓明歸我版圖矣雖其不得遂志然威靈遠被萬方讐服者其功固不可誣也唯昇平日久文恬武熙上下飽暖不能無宴安之弊是以在上君子固不可不綢繆於陰雨而有志之士亦不可不思獻策効力以報國

往來年次

四

家也壬子八月初三日松岡豊田亮識

210.4